

「喜艷親王」劉喜奎

丁 兆 豐

一個乖乖五十元！

中外雜誌五卷五期，劉健羣先生「三國漫談」文中，曾記有劉喜奎五十元一吻的趣聞。五卷六期又載有懶菴先生「劉喜奎顛倒眾生」一文，六卷六期更有田維平先生寫「藝壇奇女子劉喜奎·樂蒂」，這三篇文章去今已歷兩年，但是經由中外雜誌一再提及的劉喜奎，猶仍爲人津津樂道，引爲茶餘酒後的最佳談助。由此可見劉喜奎確爲一代尤物，而她平生事迹的曲折離奇，堪稱古今奇觀，不同凡響。

從而使筆者興起到處搜集劉喜奎軼聞軼事的興趣，有的得自老一輩人的娓娓細訴，有的得自民初報章雜誌，多時以來，積卷盈篋，於是便想起何不整理成文，以供中外讀友同好一讀，這便是筆者草此蕪文的經過。

田維平先生曾謂劉喜奎和樂蒂，是他幾十年來僅見的兩位色藝品德三者兼美的女藝人。實則，從民元到民國十二年，以劉喜奎的風靡故都，

紅遍菊壇而論，即使說那十二年間是劉喜奎的時代，也不爲過。當劉喜奎在三慶園演唱時期，連伶王譚鑫培（叫天）都深切感到此豸聲勢咄咄逼人，因而發過「現在我是男的唱不過劉鴻聲，女的唱不過劉喜奎了」的感慨。劉健羣先生所記五十元一吻趣聞，我還找到了當年北京小報上爲此而作的一首打油詩：

「冰雪聰明且下傳，戲中魁首女中仙，何來急性兒唐突，一個乖乖五十元。」

男子一見去妻妾

又有長歌一首，描寫劉喜奎轟動九城，顛倒衆生的盛況，讀來可知民初的劉喜奎，鋒頭遠在前些年轟動寶島的梁兄哥凌波之上：

「天之美有朝霞與夕虹，地之美有西湖雁蕩玉女峨峴峯，室廬之美阿房宮，花有牡丹芍藥蓮，樹有垂楊檉梧楓，鳥則鳳凰孔雀錦鷄雉，獸則文豹斑狸金絲絨。惟人亦有之，女子劉喜奎，梨園第一紅，豈惟梨園？男如宋玉，女如西施，凡

諸美人一掃空。遠山之眉瓠犀齒，春雲爲髮秋波瞳，其心八萬四千五百六十有七竅，一竅一竅晶玲瓏。何物老翁媼，造此絕色女，想其下手時，慘淡經營苦。日月合璧五星聚，萬神交會起雲雨，合十二萬年美人一鍋煮，挹取精華供吞吐，絲毫不妥即改組，然後眉目髮膚次第舉，恰如初寫黃庭到好處，穠纖修短中規矩，不容增減一分許。嬌羞靈艷妙難數，牡丹能行鳳能語，天若見之廢寒暑，地若見之平險阻，鳥見之不飛，獸見之而舞，人見之者，饑有稷黍，寒有衣褚，羸疾有藥暗有炬，死入地獄，謂我曾見劉喜奎，即時刀山劍樹無痛楚。京都名士如蝟毛，日逐喜奎之車後，奔走而呼號；老者雍其鬚，少者澤髮如脂膏，富翁懷鈔億萬錠，貧兒典衣褐踞坐台下如猿猱。喜奎一登場，呼聲聲警警，喜奎一啓唇，衆人醉醇醪，口角流涎兩眼直，寂伏不動肩骨高。喜奎眼光爛如電，一閃照徹萬人面，人人自謂承光輝，豈知電影無留戀。此電穿入長安城，城中有人兩眼如山精，乾電濕電巧相遇，不用手招因目

成，雖然自成形未接，此人對天誓願七。一願化蠶口吐絲，月月喜奎胯下騎；二願化棉織成布，裁作喜奎護襦袴；三願化草製為紙，喜奎更衣常染指；四願化水釜中煎，喜奎浴時為溫泉；五願喜奎身化筆，信手摩挲攜入直；六願喜奎心化我，我欲如何無不可；七願喜奎之母有特權，收作女婿丈母憐。凡此七願者天地神祇罔不聞，奈何衆狂且。無端唐突空云云，屠門大嚼且快意。美人劉喜奎，寧與爾曹通殷勤？喜奎喜奎卿勿出，肌膚雪白畏風日，喜奎喜奎卿勿藏，一日不見思斷腸。喜奎喜奎卿愛肉食耶？以我心肝炊胡麻，喜奎喜奎卿亦傅粉否？以我骨髓塗汝手。自有乾

與坤，未見喜奎美婦人，上帝素板板，不然躍下御座求轉輪，來與喜奎締婚姻。集合五大洲黃金白銀真珠珊瑚金剛石，難與喜奎比價值，女子一見慚恨不肯食，男子一見歸而去妻妾。如來一見悔為佛，聖人目逆之曰此誠古今一尤物！歌喉戛玉聲繞樑，舞迴嬌汗蓮花香，幾生修到青驄馬，日日駕車馱喜娘。」

滿清末造，由於慈禧的縱情聲色，醜濁皮黃，老太太一開風氣，王公大臣，難免上行下效，變本加厲，乾脆買些女孩子在家裏，請師傅教她們唱戲。漸漸的，就成爲生旦淨末一應俱全的戲班子。宴客自娛，叫她們粉墨登場，演唱幾齣，這便是我們中國坤伶的起源，坤伶原爲王公府第所蓄，在平民百姓眼裏，當然是「此曲祇應天上有，人間那得輕易聞」的了。祇不過，辛亥革命，滿清覆亡，滿清的王公親貴，猛可的從青雲裏直栽下來，惶惶然如喪家之犬，收入斷絕，坐喫

山空，既沒有那份心情，也不再富有富裕的財力，來養養食指浩繁，開銷奇大的戲班子囉，於是，「昔日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，戲班子裏那些女孩子們，只好分別給些銀兩，放她們出去獨立謀生。這些女孩子從北五省，流落到長江各埠，上海、廣州，或者自行組班，或者搭人家的班子公開演出，直到這個時候，平民百姓方始見到坤伶——亦即女戲子在舞台上出現。

易實甫戀劉七願

凡是有坤伶參加演出的平劇，通常都叫做髦兒戲，唯獨廣州，有個特殊名稱，謂之蕩子班。不論髦兒戲也好，蕩子班也罷，在舞台上出現之初，若就唱做功夫而言，總比原有的戲班要差一級，試看民國的四大名旦：梅蘭芳、程硯秋、尚小雲、荀慧生一概都是男扮女裝，就可以知道，坤伶要想唱得出人頭地，紅遍氍毹，那的確很不容易。然而，「食色性也」，坤伶畢竟還有使觀衆爲之迷戀的另一套本錢，因此，在民國二年至十二年間，便有一位出類拔萃，如日中天的熠熠紅星脫穎而出，她便是曾被三湘名士，故都報人，封之爲「喜艷親王」的劉喜奎。

劉喜奎並非王公親貴府邸戲班子出身，她是天津楊柳青鄉間的一位農家姑娘，因爲家境不好，跟着父母雙親到天津謀生，經人介紹，拜了個名不見經傳的師父去學梆子戲。梆子是地方戲劇，屬於秦腔的一種。又分爲山西、陝西、山東、直隸、河南五大類，五大類之下還有因地域性的分別。劉喜奎所學的，則是直隸梆子裏的一派，

名叫天津梆子。就內行的說法，天津梆子柔媚軟弱，同於鄭聲，可以說是靡靡之音，自難登大雅之堂，不過，也有許多聽厭了其他各類梆子的殺伐之聲的，反倒樂於一聽這種鄙俗的腔調。

然而，唱梆子戲的和唱平劇的，無論在社會地位、收入、和境遇，都有很大的距離。在故都北京演出又跟天津碼頭演唱大不相同。「人在高處，水向下流」，劉喜奎自亦未能例外，當民國二年，北京城裏成立崇雅女科班，開始有坤伶登台，她便也滿心嚮望着能更上層樓，成爲髦兒戲中的一角。這個願望，不久便給她很輕易的達到了，正其因爲她有足夠的本錢，她本人長得漂亮，上起台來的扮相更美，因此她起先在北京中和園掛牌，其後又改入三慶園。登台亮相，爲時未幾，便成爲「梨園第一紅」的名坤伶，被詩人比之如朝霞，夕虹，西湖，雁蕩，玉女，峨眉峯，阿房宮，乃至芍藥，牡丹，紅蓮，垂楊，檉梧，與楓，鳳凰，孔雀，錦雞，文豹，斑狸，金絲絨。故都顧曲周郎，莫不對她讚美歌頌，魂牽夢縈。

當年拜倒劉喜奎石榴裙下，爲之茶飯無心，神魂顛倒，甚至鬧出無數怪劇、醜劇的顧曲周郎，竟然上自北洋總統，下迄販夫走卒，引車賣漿者流。不過其中傳聞最廣，趣事特多的則爲三名北洋軍閥，兩位才子報人，和一名陸軍部的科長崔承熾。因此本文乃就他們六位和劉喜奎之間的許多內幕祕勿，軼聞軼事，一一據實道來。——其中關於那位亞細亞報名記者劉少少的一段，「劉喜奎顛倒衆生」一文中已經寫得很完備了，爲

免浪費中外篇幅，此處不再重贅。才子則為「龍陽才子」易順鼎，字中實，又字實甫，亦作碩夫，號哭庵，他自幼即有神童之名，才思橫溢，文名藉甚。他曾是湘綺老人王闈運的及門弟子，和楊度、齊白石同列門牆。也曾師事張之洞，以樊樊山（增祥）為友，光緒年間中舉，做官做到廣東欽廉道。著有四魂集、詞集、詩集、經史雜著、盾鼻拾遺等書。在中外雜誌迭有佳作發表的易君左先生，便是哭庵先生的哲嗣。哭庵先生之戀劉喜奎，在上列長歌一首中寫得非常明白，那便是自：「城中有人兩眼如山精」一句起，直到「凡此七顧天地神祇罔不聞」為止。中外讀友不妨反覆吟詠，有以玩味。因為，上列長歌之中所列舉的「七顧」，正是根據龍陽才子所發表的一篇「喜奎行」中所引來。

除了易哭庵先生，名詩「彩雲曲」、名作「樊山判牘」的作者大名士樊增祥（樊山），也是每天必到中和園、三慶園，專捧劉喜奎的當時名流之一。還有前文所記的那位「乖乖一吻五十元」的強吻罰鍰少年，也是力捧劉喜奎的常客，而且來頭還相當的大，他是北洋之虎，繼袁世凱而為北洋第一號人物段祺瑞的姪兒，他在眾人稱稱，衆自睨睨之下公然擁住劉喜奎，強予一吻，被警伯當場抓到，押到首都警察廳後，問他姓名，他堅不吐實，逼到最後還是報了個假姓名罰鍰五十元了事。臨出警廳大門的時候，他還洋洋得意的說：

「值得，值得，總算是我贏了。」
原來他是跟朋友打賭的，他敢當衆強吻劉喜

奎，不但罰鍰由朋友們攤份子，大夥兒代出，而且還得請上他一桌酒席呢。

北洋軍閥之中第一個追求劉喜奎的，是為袁世凱麾下的一員大將——張勳。

忠勇親王猴急記

張勳是滿清忠狗，民二北洋軍大舉南下，攻佔南京，大「打起發」，縱容所部滿城搜劫，姦淫燒殺，無所不為的所謂「辦帥」，民六復辟醜劇的第一主角。他的基本隊伍定武軍也就號稱「辦子軍」，一直到民國六年被段祺瑞馬廠誓師，予以擊潰後，仍然在腦後拖條豬尾巴。但是這位樵魯不文的莽夫，却迷於劉喜奎的聲色，對她一往情深，用心良苦，還曾演出過「捧姨太太」、「割鬚示愛」的滑稽戲。

初觀劉喜奎的艷姿丰采，是在民國二年，張勳在北京江西會館做壽，演了幾天的堂會戲，居然把北京城裏所有的坤伶一概召齊，徵歌逐舞，品頭論足。張辦帥一眼看中了劉喜奎，起先他以為只要大帥肯賞兩文，區區一名女戲子焉有得不到手的道理？派一名副官到劉喜奎家去傳喚。殊不知劉喜奎潔身自愛，冰雪聰明，她非同尋常坤伶可比。早在她下海獻藝之前，便跟她父母有言在先，小姑娘拋頭露面，粉墨登場，她賺來的包銀賞賜和外快，一律交給父母雙親，任憑他們怎樣支配花用。就祇有一點，她將來嫁人，婚姻對象可得由她自家選擇。她的父母也應允了她這個挺合情理的條件，因此，當張辦帥的副官奉命交涉，一開頭就碰了個軟釘子，劉喜奎的父母說是

：唯獨姑娘的婚姻大事，咱們老兩口子做不了主，只好請張大帥多多海涵。

劉喜奎越是不答應，張勳便越加猴急，他讓他的副官一趟趟的往劉家跑，把身價銀都一再加加的加到了十萬大洋，使劉喜奎的父母着實怦然心動，大有允意。可是劉喜奎本人一個勁兒的搖頭拒絕，叫她父母也是莫可奈何。其後不久，癸丑二次革命爆發，張勳奉袁世凱之命，統兵南下，攻陷南京，報了辛亥那年，民軍進攻，他所部潰敗，開城逃跑的那「一箭之仇」。洵升蘇督，「開府」金陵，娶了另一位名坤伶王克琴為三姨太太，後來再陞北政府的長江巡閱使，坐鎮徐州。在得意風光上，他便漸漸的將劉喜奎淡忘。然而，到了民國六年，黎元洪、段祺瑞的府院之爭，鬧到正式決裂，段祺瑞一怒辭職，住到天津。黎菩薩在新華宮裏，金錢武力，悉付闕如，他為鞏固自己的政權，不惜引狼入室，請張勳率定武軍北上。張辦帥抵達北京後，六月三十日晚上，北政府的大好佬們，特地假江西會館唱了一晚上的堂會戲，歡迎這位大兵出身的辦帥張勳。堂會戲的角兒，當然也請了美貌如仙，時正紅遍甌越的劉喜奎。舞台上的蓮步輕搖，一顰一笑，又讓張勳看得心猿意馬，神魂顛倒，但是很不湊巧，這夜十二點鐘他要派人去邀北京城的四位軍警最高長官：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王士珍、步兵統領江朝宗、陸軍部督辦訓練陸軍事宜的陳光遠，和京師警察總監的吳炳湘，打算把他們當場扣留，然後脅迫他們一道進入清宮，請廢帝宣統下詔宣告宣辟。所以他不得劉喜奎的那一齣大軸戲唱完，便

托詞與辭，匆匆離去。回到他的魚池子京寓，調兵遣將，緊急部署。十二時王、江、陳、吳陸續被他的辮子軍「請」到，張助便以霸王硬上弓的姿態，帶了四位北政府的統兵大員，到清宮「奏請」宣統重登大寶，復正帝位。

辦子軍掌握了北京全城，宣統復辟醜劇終告揭幕，宣統一日之間連下十九道聖旨，在第三道聖旨上宣統以張助為政務總長兼議政大臣，第七道聖旨上錫封張助為忠勇親王。自此他獲得了一人之下，萬萬人之上的無比崇高地位，空前未有之龐大權力。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要娶一個唱戲的劉喜奎，作他的無數房姨太太之一，那還不是輕而易舉，叱咤可辦的事嗎？詎料，事實却又大大的不然。

莽張助割鬚示愛



大兵出身的辮帥張助，割鬚示愛追劉喜奎。

當忠勇親王張助派副官，馬弁到劉喜奎家去「討人」，劉喜奎的答覆却依然是敬謝不敏。她表示張助一定要以勢相強，那她就唯有以死為拒。張助還挺怕弄假成真，玉人因而香消玉殞了哩。他再三再四的央人前去「求婚」，劉喜奎被他逼得走投無路，祇好施出拖兵之計，提出如下的三項條件：

一、剃鬚。

二、她要力行一夫一妻一妾制，請張助將所有的姨太太，一律遣散，而且今後還不准再娶。三、她要張助提供愛情保證金，數自是二十萬大洋，並且限定以她的名義，存入外國銀行。

在這當兒替劉喜奎出主意，同時還代劉喜奎和張助來人洽商條件，進行談判的，是一位北洋大學生，外號夜壺張三的張漢舉。夜壺張三是一家晚報的社長，安徽人，平時奔走北京權貴之門，跟北京伶界名角都很熟悉，消息相當靈通，他知道張助其貌不揚，全仗三絳鬚鬚，裝點門面，使他的神情模樣，顯得更威武些。所以在劉喜奎所提的三條件中，頭一條就給他出了個大難題，叫張助把他心愛的鬚子剃去。

果不其然，張助在一聽說劉喜奎所提的條件以後，對於第二、三兩條，表示絕無問題，一定照辦。唯有第一條要他剃掉鬚子，他認為是強人所難，尤為毫無必要之舉。於是他再派人前往情商，可否將這第一條予以豁免。劉喜奎那邊的答覆則為三項條件必須全部辦到，但缺其一，這門

婚事就算告吹。

於是雙方為了張助的鬚子剃與不剃，展開了唇槍舌劍，一場激辯。張助派來的人說：

「咱們王爺身為朝廷柱石，國家棟樑。怎能為了娶一房妾，就把鬚子也給剃了呢。這碼子事一張揚開去，豈不是要騰喧中外，貽笑大方了嗎？」

那夜壺張三，偏能振振有詞的答道：

「唐少川（紹儀）當過北政府的第一任內閣總理，還有第四位內閣總理熊秉三（希齡），他二位都在結婚的時候，奉夫人之命，剃過鬚子。唐、熊二公，地位該不比親王差到那裏去吧。他們的鬚子能為夫人而剃，王爺又為什麼不可以？」

說得來人無詞以對，祇好回去據實相告，張助當時正在極力想把劉喜奎討到手，朝思暮想，心癢難搔。一咬牙，便答應了先剃領下的那一半，留兩撇八字鬚，充充門面。可是劉喜奎仍然不依，他讓夜壺張三代言，要剃就全剃，否則的話，那就表示張助對她並無誠意。張助命人再去求情，說是上面一半鬚鬚，等到洞房花燭過後，立刻便剃，然而劉喜奎還是執意不依，她堅持要剃就全部剃光，只要張助的嘴巴上還留得有鬚子，她寧死也不嫁過去。

就由於夜壺張三獻計，鬧出了這一場剃鬚子風波，方始保全了劉喜奎的清白之軀，不曾落入虎口，填了辮帥張助的慾壑。因為，拖兵之計果然奏效，張助正在北京城裏大過特過他忠勇親王大清宰相的癮。（未完待續）